

童年時期，在板橋住了幾年，和同學們遊戲之間，偶爾會闖進一片破舊的宅院。宅院裡，一片片脫了漆的巨大黑色門板，讓鐵鍊鎖在一幢幢老屋的門檻上，似乎正努力遮掩著一個家族最後的尊嚴，木門之後，無論晨昏，總是一片黑暗，暗得讓我們深信屋中一定藏著什麼妖魔鬼怪；屋簷角落，讓油煙燻得漆黑，恣意穿梭的電線，構成了老屋外觀的全部裝飾。

林家花園裡的童年往事——時間的面具

據說，那處宅院便是「林家花園」。偌大的一片舊宅子間，依稀是有幾塊空地，空地上雜草叢生，不見盛開的花；狹窄的巷弄間，隨意地堆置了各種雜物，更不見可以遊賞的園子：當時總不明白，這樣一處所在為什麼會被稱為花園呢？

孩子們不明白林家的顯赫，又不求甚解，只道這林家已然沒落了。然而，園子裡曲折的廊道與起伏的地勢，卻是極佳的遊樂場，一群孩子在其中穿梭追逐，嬉鬧的童聲，伴隨著老屋裡傳來老人家的斥責，更增加了探險的趣味。

遇上陰雨的天氣，簷壁間的黑開始有了點濕潤的光澤，牆角與台階上的苔痕，終於綠得能夠引起遊人的注意，只在這種天氣裡，孩子們才願意在宅院的角落裡坐下來，學著大人嘆口氣，發點思古幽情（其實應該是為了不能盡情遊戲的原因吧），也就是在那時候，才偶然發覺「林家花園」其實是個很美的地方，那是個被時間雕琢過的宅院，在時間的面具下，家族的風光幾乎完全被遮掩，只看見許多卑微而努力的生命，在雨水中掙扎著生存下去或逐漸消失的痕跡。

愛上古蹟——文化的面具

記不清楚是何時開始愛上古蹟的，或者應該說是何時開始對於古蹟有概念的？一如林家花園與我的關係，如今所謂的古蹟，正是許多「五年級生」童年的生活場域，在我們短短三、四十年的生命中，台灣社會經歷了劇烈的轉變，許多的老屋被拆掉重建，許多的老街從廢墟變成觀光景點。「古蹟」一詞，曾經是許多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印記，而今卻變成熱門的文化行銷術語。

開始認真注意古蹟，竟是在古蹟翻新之後的事。一本本介紹古蹟的書，仔細地說明了這些傳統建築的每個角落，這些局部的美，構成了我對「古蹟」的全部知識，超越這些局部，左鄰右舍極盡可能的空間利用，硬生生地擋住探幽的好奇心，

逃家，是為了成家

文／施行

圖片提供／遠足文化

園林、宅第，都是家族的門面，園林示人以風雅，宅第示人以權勢，在風雅與權勢的背後，可能是欠缺文化的尷尬，也可能是傳承文化的期許，可能是對失去權勢的恐懼，也可能是對追逐權勢的鼓勵。

恣意伸展的新建大樓，將四方天際線變得單調而僵硬。遊園的視野，便只能停留在那鑲嵌在簷間壁上的建築語彙，如同在博物館中觀覽一件件的藝術品。

文化的包裝，為園林宅第抹去了時間的面具，卻又不經意地加上了文化的面具，在文化的面具之下，園林的全貌模糊了，宅第中的人事也被遺忘了。

還原的風光——榮耀的面具

無論如何，還是多虧了文化保護的意識，讓這許多園林宅第得以保存下來。翻新的工作，重現了這些園林宅第當年的風光。老屋有靈，知道自己要重新面對社會，大抵也是願意好好裝扮一番的吧。

遙想當年，樓台初建，園林方興，客人踏進園林，登堂入室，一目了然一個家族藉著建築所誌寫的風光。園林、宅第，都是家族的門面，園林示人以風雅，宅第示人以權勢，在風雅與權勢的背後，可能是欠缺文化的尷尬，也可能是傳承文化的期許，可能是對失去權勢的恐懼，也可能是對追逐權勢的鼓勵。

「林家花園」其實是個很美的地方，那是個被時間雕琢過的宅院，在時間的面具下，家族的風光幾乎完全被遮掩，只看見許多卑微而努力的生命，在雨水中掙扎著生存下去或逐漸消失的痕跡。

渡海來台開墾的先民，篳路藍縷，胼手胝足，有人客死異鄉，有人白手興家，有所成就的人，無論是為了告慰祖先的虔敬感恩，或者是出於暴發戶的炫耀心態，吐一口長年窮困的悶氣，首先想到的便是造屋。有父親發達了，為子孫造屋，以奠定家業；有子孫出頭了，為家族造屋，以緬懷先人。

財富雖是構成園林宅第的必要條件，卻不是值得誇耀的部分，因而要藉著園林的曲流與造景來塑造詩禮傳家、人文薈萃的氛圍，藉著子孫的功名成就，為宅第掙來飛簷燕脊與前庭的旗竿，才能成就一座完整的園林宅第風貌。於是，在遊人賀客的繽紛喧囂之中，在樓台水榭的光影流轉之間，家、人的身影又漸漸清晰了。

三道面具之後的模糊身影

在翻閱《台灣的園林宅第》一書的過程中，不知是由於作者在序言中的提醒，或是自己在閱讀中與作者產生的共鳴，一個關於家的模糊概念，不時出現在腦海中，令我難過的卻是這個「家的概念」竟是一貫模糊到底，原以

為這種模糊是一種十分私人的經驗，然而，在釐清頭緒的過程中，才慢慢明白，這種模糊也可以是某一個世代的共同鄉愁。

身為一個外省二代子弟，又具有長子的身份，同時繼承了父親的冒險性格與家族的傳承責任。從小陪著父親祭祖，聆聽父親訴說童年離家的往事，以及他對「這個家」的種種抱負。父親也曾經有機會藉戰功（越戰）而起大厝，反攻的口號耽誤了他為自己寫下傳奇的機會。因此，書中二十九個家族的成家過程，讓我有一種熟悉而遺憾的感受。

考上大學那一年，曾以一種朝聖的心情到了鹿港，看古蹟之外，更想看看我們「施家」作為鹿港的「大姓」會是怎樣的風光，見到了古蹟，卻沒有看見「大姓」的風光，更沒有近鄉情怯的感受，反而有一種逃家的快感！

回想當時的心情，讓我聯想到二十九座園林宅第的主人，在成家之前，不也同樣經歷了一場離鄉背井的冒險故事？如果「家」象徵著人對於根本的需求，是什麼原因讓他們走出一個家，踏進一個未知的世界？又是什麼原因，讓他們在冒險之後萌生落地生根的念頭？

家變

從小，家便是以父親為中心，總是維持著父親想要的樣子。因為父親工作而四處搬遷的歲月，再加上父親口中那個在大陸上的家，讓我很難對任何一個地方產生「故鄉」的感覺。

大學時期，學校離家太近，少了離鄉背井的折磨，同時也少了牽掛的感覺，青春期易怒的情

緒，不願承擔的責任，增加了與家人摩擦的機會，更醞釀了日後「逃家」的序曲。

用家變來形容似乎過火了，既沒有分家的僵持，也沒有爭產的衝突，我只是悄悄地逃走，僅只是如此，已經毀掉了父親數十年苦心經營的理想家園。

逃家，是爲了成家

從台北逃到台中，沒有黑水溝的阻隔，也不是全然未知的風險，但，從此便是我自己的人生了。不知不覺中，度過了娶妻、生子的階段，也買下了房子。對我而言，家似乎不是根本，而是枝葉果實，對於那二十九座宅第的開台先祖而言不也是如此嗎？果實著了地，發了芽、生了根，便要再長成一棵樹。

由於作者的邀請，有機會與家人一同前往「筱雲山莊」與「大夫第」，看著二家人的身影，在二座園林宅第中展開，彷彿體會了主人對於家的概念，那是一種安居的渴望，不僅是自己的安居之所，也是子孫的安適之地，原本關於風雅與權勢的期望，在後人的步履身影中，不過就是日常生活。祖先的期望還在，祖先的關心也在，後人願意去扛起，是一份任重道遠，後人無力支持，便是雲淡風清。

老樹依舊會結實，果實也會離開老樹，至於哪一棵長得高一些、樹蔭廣一些，終歸是兒孫們的福份。不變的是這生生不息的循環。

源



【延伸閱讀】
《台灣的園林宅第》
張運宗著，遠足文化出版

讀者來函

尊敬的林董事長清吉先生：

感謝《源》長期贈閱，這是一本包羅萬象的益智書刊，可覽台灣的名勝景觀，充實醫學、科技、藝術，是我們的精神食糧，使人生充滿生機，多采多姿。

董事長的精心經營，讓發展神速的寶島電源流長，展現希望，是我們在海外興學的楷模。

企盼能撥冗駕臨賜教 欣逢《源》八週年誌慶
祝 源遠流長澤桑梓，光照宇宙育英才。

顏協清

泰國清萊茶房光復高級中學校長

《源》滿八歲了，真是感恩。感謝台電的贈閱與編輯者的用心。《源》對吾土吾民的真誠關懷方向，是每次收到《源》最想知道的。《源》的編輯不落俗套，不抄八股，是一股「源源不絕」的力量，相信這是源自對吾土吾民的真誠關懷的力量！
祝福，感恩！

台北縣丹鳳國小

《源》一訊息！知識！分享世界各地。
重視環保，節約能源—《源》之功。

黃順珍

台中市大仁國小

感謝多年來惠贈《源》給服務台電48年的老兵。

《源》確實是台電與民衆最好的橋樑，比什麼廣告都有有效益及親切感。希望《源》能繼續給我們最好的精神食糧，謝謝！

廖李鑑

花蓮縣吉安鄉